

古代通俗小说精编

岳飞演义

江苏少年儿童出版社



古代通俗小说精编

岳飞演义

编文：苏 早

插图：张晓飞

江苏少年儿童出版社

岳飞演义(少年版普及本)

苏 早 编

出版发行:江苏少年儿童出版社

经 销:江苏省新华书店

印 刷:阜宁书刊印刷厂

开本 787×1092 毫米 1/32 印张 11.5 插页 2 字数 210 千

1995 年 7 月第 1 版 2000 年 8 月第 6 次印刷

印数 43,001—46,000 册

ISBN 7—5346—1362—0

I·270 定价:11.00 元

责任编辑:章文焙

凡是印装问题,均向承印厂调换

内 容 提 要

《岳飞演义》是“古代通俗小说精编”丛书中的一本，取材于《说岳全传》，从岳飞出生，一直到他在风波亭上英勇就义，展示了他生动而丰富的一生。岳飞是个妇孺皆知的民族英雄，他武艺高强，又足智多谋，极善用兵。他曾枪挑小梁王，大败金兀术，剿灭残害百姓的匪寇，为保卫国家完整统一立下了汗马功劳，最后却被昏君奸臣害死。但他那“尽忠报国”、顽强抵御外来侵略的精神，千百年来，一直为人们所传颂。

本书内容曲折，引人入胜，读了既长知识又增智慧，是中小學生较好的课外读物。

责任编辑：章文焙
美术编辑：王 烈
装帧设计：肖 玛

目 录

第一回	王员外义救孤寡 周先生勇收顽徒·····	1
第二回	麒麟村小英雄结义 沥泉洞老蛇怪献枪·····	11
第三回	岳飞巧试九枝箭 李春慨缔百年姻·····	19
第四回	沥泉山岳飞守墓 乱草冈牛皋打劫·····	26
第五回	爱俊才徐仁荐贤 索贿赂洪先革职·····	34
第六回	岳飞完姻归故土 洪先乘机劫行装·····	41
第七回	元帅府岳鹏举谈兵 比武场宗留守立誓·····	50
第八回	夺状元枪挑小梁王 反武场放走岳鹏举·····	61
第九回	昭丰镇王贵染病 牟驼冈宗泽踰营·····	70
第一〇回	岳飞破贼酬知己 兀术逞强举铁龙·····	79

第一一回	金兀术兴兵入寇 陆子敬设计御敌	87
第一二回	下假书哈迷蚩割鼻 破潞安陆节度尽忠 ...	93
第一三回	梁夫人炮炸失两狼 张叔夜假降保河间...	103
第一四回	金兀术冰冻渡黄河 张邦昌奸谋倾社稷...	110
第一五回	中奸计二帝被掳 接血诏康王渡江.....	119
第一六回	宋高宗金陵即帝位 岳鹏举划地绝交情...	129
第一七回	刺精忠岳母训子 接圣诏岳飞赴京.....	138
第一八回	胡先奉令探功绩 岳飞设计败金兵.....	147
第一九回	释番将刘豫降金 献玉玺邦昌拜相.....	154
第二〇回	王横断桥霸渡口 邦昌假诏害忠良.....	163

第二一回	刘豫恃宠张珠盖 曹荣降贼献黄河……	173
第二二回	岳元帅大破金兵 牛统制巡湖被擒……	179
第二三回	岳元帅单身探贼 耿明达兄弟投诚……	190
第二四回	破敌船岳飞定计 失洞庭杨虎归降……	198
第二五回	穿梭鏢明收虎将 苦肉计暗取康郎……	208
第二六回	牛皋酒醉破番兵 金节梦虎论婚配……	220
第二七回	刘鲁王纵子行凶 孟邦杰逃灾遇友……	229
第二八回	坠陷坑吉青被获 认兄弟张用献关……	240
第二九回	何元庆两番被获 金兀术五路进兵……	250
第三〇回	金陵城破君臣逃命 路遇奸臣险遭不测…	258

第三一回	康王被困牛头山 岳飞闻报保圣驾……	266
第三二回	杀番兵岳云保家属 赠赤兔关铃结义兄…	274
第三三回	岳公子打碎免战牌 金兀术疼失骁勇将…	284
第三四回	韩夫人击鼓战金山 金兀术败走黄天荡…	292
第三五回	金兀术掘河逃生 宋秦桧贪生卖国……	302
第三六回	汤怀自刎命丧金营 王佐断臂诈降番邦…	313
第三七回	演钩连大破连环马 射箭书潜避铁浮陀…	325
第三八回	兀术遣使访奸臣 秦桧矫诏发金牌……	335
第三九回	勘冤狱周三畏弃官 探消息张总兵赴京…	345
第四〇回	大狱内张保死义 风波亭父子归神……	354

第一回 王员外义救孤寡 周先生勇收顽徒

话说在北宋徽宗年间，河北大名府内黄县离城三十里处，有一村，名呼麒麟村。村中有个富户，户主名叫王明。这日，王明清早起来，坐在厅上，正吩咐下人干活，忽听门外喧声震天，王员外吃了一惊，便叫家人王安出去看看。王安飞一般赶将出去，看得明白，慌忙报与员外道：“不知哪里发大水了，河中飘着许多冲下来的物件，村里人都去打捞抢夺，故此喧嚷。”员外听了，即同王安走出庄来观看。行到河边，见众乡邻正在乱抢物件，王明叹息不已，忽听王安叫道：“员外请看，那边许多鹰鸟好不奇异！”员外抬头一看，只见远远一件东西淌来，上面有许多鹰鸟，都张着翎翅，仿佛凉棚一般盖在那东西上。员外心中甚觉奇异。

不一时，那东西飘到跟前，却是一只花缸，缸内坐着一个妇人，双目紧闭，怀中抱着个婴儿。那些众人只顾抢

那箱笼物件，哪里还肯救人。王安走上前赶散了鹰鸟，叫道：“员外，贵人到了。”员外走近一看，骂王安道：“胡说什么，一个半老妇人，怎么说是贵人？”王安道：“她怀中抱着个孩子，漂流不死，古人云：‘大难不死，必有厚禄。’何况还有这些鹰鸟护佑着他，长大必定非寻常之人。”王明听了，向花缸内问道：“这位安人（宋徽宗时对特定官职之妻的封号——编者注）住居何处？姓甚名谁？”那妇人听得有人叫唤，方慢慢睁开眼，抬起头来一看，颤颤地问道：“这里莫不是阴司地府么？”王安道：“这个奶奶好笑！好好的，怎么说是阴司地府起来！”

王员外晓得她是坐在缸内被水晃得头晕眼花，兼冻饿所致，忙叫王安去附近人家讨了碗热汤与她吃了，又问她哪里人氏。那妇人听了，不觉流下泪来，悲咽着道：“妾身乃相州汤阴县孝悌里永和乡岳家庄人氏，因遭洪水，妾夫被水冲走，不知死活，人口田产全被淹没。妾身命不该绝，抱着小儿坐在缸内，淌到此地。”说罢，放声大哭。员外对王安说：“好远的路途，一直淌到这里，好生怕人！”王安道：“员外做些好事，救她母子两个，留在家中，做些生活也好。”员外点头道：“说得有理。”便对那妇人道：“老汉姓王名明，舍下就在前面，安人若肯，到舍下权且住下，待我派人前去探听安人家人消息，再送安人回去，不知安人意下如何？”那岳安人道：“多谢恩公！若肯收留我母子二人，真乃重生父母。”

王安先去报知王夫人。待岳安人慢慢地行到庄前，王

夫人早已在那儿迎接。岳安人进内，见过礼，诉说一番夫妇分离之苦，王夫人与丫环等听了亦觉伤心。王夫人吩咐打扫东首空房，安顿岳氏母子住下。王员外又差人往汤阴县探听，得知水势已平复，岳家人口并无下落。岳安人听了，放声大哭，王夫人再三劝解，方才收泪。自此二人情同姐妹一般。一日，二人在一处闲谈，王夫人问岳安人怀中婴儿可取名字，岳安人道：“孩儿初生之时，恰有个道人上门，那道人说孩儿长大必然前程远大，远举高飞，故为孩儿取名‘飞’，表字‘鹏举’。可怜这孩儿生下没几天就没了父亲，好不命苦哇！”说着，又哭了起来。王夫人忙劝道：“安人不要伤心，岳员外虽遭不幸，但尚留得一点血脉，孩儿长大了重振家业，耀宗光祖，你也有个依靠。不似老身，已年过 50，尚膝下无子，老了靠谁去？”说着，也滴下泪来。岳安人忙收住泪，劝道：“‘不孝有三，无后为大’，你家这样大的家财，被别人得了，岂不可惜？不如为员外纳一偏房，倘或生下一男半女，也不绝了王门一脉。”那王夫人本来有些醋意，却被岳安人劝转，即着媒人讨了一妾与员外。到了第二年，那妾果然生下一子，取名王贵。王员外为此十分感激岳安人。

不觉光阴易过，日月如梭，这岳飞看看已七岁，王贵也已六岁了。王员外请了个先生到家，教他两人读书识字。那村中有个汤员外，一个张员外，都是王员外的好友，各将儿子汤怀、张显送来读书。那岳飞还肯用心，这三个小顽皮却不肯读书，终日在学堂里舞棒弄拳，先生略略责

罚几句，不独不服管，反把先生的胡子几乎拔光。先生无奈，只得辞馆而去。一连找了几个先生俱是如此。王明也没奈何，因此对岳安人道：“令郎年已长成，在此不便，门外有几间空房，不若安人往那边居住，日用家什钱粮，我自差人送来。不知安人意下如何？”岳安人道：“多蒙员外、夫人救我母子，大恩未报。又蒙员外费心，我母子在外居住倒也相安。”王员外即去备办了许多柴米油盐，岳安人拣定吉日，搬了过去。一日，岳安人对岳飞道：“你今年七岁，也不小了，天天顽耍也不是个了局，我已备下一个柴扒，一只筐篮在此，你明日去扒些柴来，也好帮衬帮衬家用。”岳飞道：“谨依母命，明日孩儿就去打柴便了。”

到了次日早晨，岳飞拿了柴扒筐篮出去，一径爬上一座土山。转至山后，只见七八个小厮，只在荒草地上打闹玩耍。内中有两个，是王员外左边邻居的儿子，一个张小乙，一个李小二。两人认得岳飞，叫一声：“岳家兄弟，你来做甚事？”岳飞道：“我奉母命，来扒柴草。”众小童齐声道：“你来得好，且不要扒柴，同我们堆罗汉耍子。”岳飞道：“我奉母命，叫我打柴，没有功夫同你们玩耍。”那些小厮道：“动不动什么‘母命’！你若不肯陪我们玩，就打你这狗头！”岳飞道：“你们休要取笑，我岳飞也不是怕人的！”张小乙道：“谁与你取笑！”李小二接口道：“你不怕人，难道我们倒怕了你不成？”王三道：“不要与他讲！”上来就是一拳，赵四就跟上来一脚。七八个小厮一齐上前围住岳飞，却被岳飞两手一拉，推倒三四个，趁空脱身走了。众小厮

见岳飞厉害，不敢追来。有几个反赶到岳家来哭哭啼啼，在岳安人面前告状。岳安人不免用好话抚慰一番。

那岳飞打脱了众小厮，去那林中折了些枯枝，装满一篮，天色已晚，提了筐篮走回家去。岳安人看见篮内俱是枯枝，便对岳飞道：“我叫你去扒些乱柴草，你反与小厮们厮打？惹得人家上门告状。况且这些枯枝乃是人家花木，倘被山主看见，岂不被他们责打？况爬树上高，倘然跌下来，有个三长两短，叫做娘的倚靠何人？”岳飞连忙跪下告道：“母亲且免愁烦，孩儿明日不取枯枝便了。”岳安人道：“你且起来。如今不要你去扒柴了。我曾在员外处取得这几部书留下，明日待我教你读书。”岳飞道：“谨依母命。”

到了明日，岳安人将书展开，教岳飞读。那岳飞资质聪明，一教便会。过了数日，岳安人叫声：“我儿，做娘的积攒得几分生活银子，你可拿去买些纸笔来，学写书法，也是要紧的。”岳飞想了想，道：“母亲，不必去买，孩儿自有纸笔。”安人道：“在哪里？”岳飞道：“待孩儿去取来。”即去取了一个簸箕，走出门来，径到水边装了满满一簸箕河沙，又折了几根杨柳枝，做成笔的模样。走回家来，对安人道：“母亲，这个纸笔不消银钱去买，再也用不完的。”安人微微笑道：“这倒也好。”就将沙铺在桌上，将手把了岳飞的手，教他写字。岳飞从此在家朝夕读书写字。

且说王员外的儿子王贵，年纪虽只有六岁，却生得身强力大，气质粗鲁。一日，他同了家人王安在后花园中游玩。玩了一会，他走进那百花亭上坐下，看见桌上摆着一

副象棋，向王安道：“这是什么东西？怎么有这许多字在上面？做什么用的？”王安道：“这个叫做‘象棋’，是两人对下赌输赢的。”王贵道：“怎么便赢了？”王安道：“或是红的吃了黑的将军，黑的就输；黑的吃了红的将军，黑的算赢。”王贵道：“这个何难，你摆好了，我和你下一盘。”王安就把棋子摆好，把红的送在王贵面前道：“小官人请先下。”王贵道：“我若先动手，你就输了。”王安道：“怎么我输了？”王贵就用自己的将军吃了王安的将军，道：“岂不是你输了？”王安笑道：“哪里有这样的下法。将军都能走得出的？还是我来教你。”王贵道：“放屁！做了将军，由得我做主，怎么就不许走出？你欺我不会下棋，反来骗我么？”拿起棋盘，就往王安头上打将过来。这王安不曾提防，被王贵一棋盘打得头上鲜血直流。王安叫声：“啊呀！”捧着头转身就走。王贵紧紧追赶。王安跑到后堂，员外看见他满头鲜血，问其原故。王安将下棋的事说了一遍。正说着，王贵恰恰赶来。员外大怒，骂道：“畜生，你小小年纪，敢如此无礼！”遂在王贵头上敲了几下。

王贵见爹爹打骂，飞跑地逃进房中，到母亲面前哭道：“爹爹要打死孩儿！”夫人忙叫丫环拿果子与他吃，说道：“不要哭，有我在。”话未说完，只见员外怒冲冲地走来，夫人就在房门口拦住。员外道：“这小畜生在哪里？”夫人也不回言，对员外恶狠狠地推了一掌，反大哭起来，说道：“你这老杀才！今日说无子，明日道无儿，亏得岳安人再三相劝讨妾，才生得这一个儿子。为着什么大事就要打

死他？这粉嫩的骨头如何经得起打？罢！罢！我不如与你这老杀才拼了命吧！”就一头朝员外冲来，幸亏众丫环使女连忙上前拖的拖、劝的劝，才将夫人扯进房去。员外直气得浑身乱抖，只说得一句：“罢，罢，罢！你这般纵容他，只怕误了他的终身不小！”转身来到中堂，闷昏昏没个出气处。

这时门公进来报说：“张员外来了。”员外叫请进来。不一时，接进里面，行礼坐下。王明道：“贤弟为何尊容有些怒气？”张员外道：“大哥，不要说起！小弟因患了些疯气，步履艰难，为此买了一匹马养在家中，代代脚力。谁想你这张显侄儿天天骑了出去，撞坏人家东西，小弟只得认赔，也非一次了。不道今日又出去，把人都踏伤，抬到门上来吵闹。小弟再三赔罪，与了他几两银子去服药调治，方才去了。这畜生如此胡为，自然责了他几下，却被你那不贤弟媳护短，反与我大闹一场，脸上都被她抓破。我气不过，特来告诉告诉大哥。”王明尚未开口，又见一个人气喘喘地叫将进来道：“大哥，二哥！怎么处，怎么处！”二人抬头观看，却是好友汤文仲。二人连忙起身相迎，问道：“老弟为着何事这般光景？”文仲坐定，气得出不得声，停一会道：“大哥！二哥，我告诉你：有个金老儿夫妻两个，租着小弟门首一间空房，开个汤圆店。那知你汤怀侄儿日日去吃汤圆，把他做的都吃了，只叫不够；次日多做了些，他又不去吃，做少了又去吵闹。那金老无奈何，来告诉小弟，小弟赔他些银子，把汤怀骂了几句。谁知这畜生，昨夜搬些石

头堆在他门首。今早金老起来开门，那石头倒将进去，打伤了脚，幸喜不曾打死。他夫妻俩哭哭啼啼地来告诉我，我只得又送他银钱，与他去将养。小弟自然把这畜生打了几下，你那不贤弟妇，反与我要死要活，打了我几面杖！这口气无处可出，特来告诉大哥。”王明道：“贤弟不必气恼，我两个也是同病。”就将王贵、张显之事说了一遍。各各又气又恼，又没法。

正在无可奈何，只见门公进来禀说：“陕西周侗老相公到此要见。”三个员外听了大喜，忙一齐走到门外来相接。迎到厅上来，见礼坐下。王明开言道：“大哥久不相会，一向闻说大哥在东京，今日甚风吹得到此？”周侗道：“只因老夫从前在府城内卢家的时节，曾挣得几亩田产在此地，特来算算账，顺便望望贤弟们，就要返舍去的。”王明道：“难得老哥到此，自然逗留几日，再无就去之理。”忙叫厨下备酒接见，一面叫王安打发庄丁去挑行李来。

三个员外聚坐闲谈。王明又问：“大哥别来二十余年，未知老嫂、令郎于何处？”周侗道：“老妻去世已久。小儿跟了小徒卢俊义前去征辽，歿于军中；就是小徒林冲、卢俊义两个，也俱被奸臣所害。如今真个举目无亲了。不知贤弟们各有几位令郎么？”三个员外道：“不瞒兄长说，我们三个正为了这些孽障，在此诉苦。”三个人各把三个儿子的事告诉一番。周侗道：“既然如此年纪，为什么不请个先生来教训他？”三个员外道：“也曾请过几位先生，俱被他们打去。这样顽劣，谁肯教他们？”周侗微笑道：“这都是这几